



传世经典
NO.2

classy
&
fabulous

听那冷雨 余光中
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国子监 汪曾祺
要生活得惬意 蒙田
风景·画 梵·高

(法) 蒙田等著
余光中

传世经典美文99篇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传世经典
NO.2

classy
&
fabulous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国子监 汪曾祺
要生活得惬意 蒙田
风景·画 梵·高

余光中
(法)蒙田等著

传世经典美文99篇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世经典美文99篇 / 余光中 (法) 蒙田 等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4

(传世经典系列)

ISBN 978-7-5354-7007-2

I. 传… II. ①余…②蒙… III. 散文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851号

策 划: 尹志勇

责任编辑: 高田宏 方莹 孙琳

封面设计: 壹诺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3.5 插页: 1页

版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60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春日迟迟

- ◎无知的乐趣 [英] 罗伯特·林德 / 2
- ◎风景·画 [荷兰] 梵·高 / 7
-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法] 卢梭 / 12
- ◎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智利] 佩德罗·普拉多 / 15
- ◎春日迟迟 [美] 霍桑 / 18
- ◎林中小溪 [苏联] 普里什文 / 20
- ◎四季生活 [苏联] 沃罗宁 / 25
- ◎旷野 [日] 石川啄木 / 31
- ◎子规的画 [日] 夏目漱石 / 35
- ◎花 吴冠中 / 38
- ◎荷叶伞 李广田 / 40
- ◎夹竹桃 季羨林 / 42
- ◎合欢树 史铁生 / 45
- ◎海市 张抗抗 / 48
-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 52
- ◎囚绿记 陆蠡 / 58
- ◎春意挂上了树梢 萧红 / 61

滋味人间

- ◎要生活得惬意 [法] 蒙田 / 66
- ◎三位来客 [日] 岛崎藤村 / 68

- ◎烦扰的心灵 [美] 霍桑 / 73
- ◎狱中书简 [德] 罗莎·卢森堡 / 78
- ◎论借钱 [澳大利亚] 马库斯·克拉克 / 80
- ◎女仆 芬日卡尔 / 82
- ◎苦味人生 钟怡雯 / 87
- ◎读书 老舍 / 89
- ◎医生提笔 毕淑敏 / 92
- ◎词典的故事 阿来 / 98
- ◎在黑暗中行走 周国平 / 102
- ◎熬至滴水成珠 池莉 / 104
- ◎客语 叶圣陶 / 108
- ◎论求婚 周建人 / 113
- ◎关于家务 王安忆 / 116

闲情偶寄

- ◎在海边的一个冬日 [美] 惠特曼 / 122
-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 [美] E. B·怀特 / 124
- ◎无牵无挂的幸福时刻 [俄] 列宾 / 128
- ◎向情人坦白 [德]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 / 130
- ◎一个单身汉对于已婚男女言行无状之哀诉
[英] 查尔斯·兰姆 / 134
- ◎爱情的钥匙 [日] 星新一 / 142
- ◎我的伊豆 [日] 川端康成 / 145
- ◎写给幸福 席慕容 / 148
- ◎仁山智水 舒婷 / 153
- ◎昆明的雨 汪曾祺 / 156
- ◎葡萄月令 汪曾祺 / 160

◎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 165

◎水墨文字 冯骥才 / 169

◎守望西湖的青藤 张抗抗 / 172

◎性别按钮 毕淑敏 / 176

生命的恩赐

◎美洲之夜（外一篇） [法] 夏多布里昂 / 184

◎塞纳河岸的早晨 [法] 法朗士 / 187

◎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加拿大] 斯蒂芬·里柯克 / 189

◎生命的五种恩赐 [美] 马克·吐温 / 193

◎父亲与我 [瑞典] 拉格查斯特 / 196

◎论老之将死 [英] 罗素 / 200

◎没有秋虫的地方 叶圣陶 / 203

◎国子监 汪曾祺 / 205

◎茶铺废名 / 212

◎故都的秋 郁达夫 / 217

◎我的母亲 丰子恺 / 220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 224

◎故乡的雨 唐弢 / 228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 229

◎做大哥的人 巴金 / 231

◎天山景物记 碧野 / 238

翡翠色的梦


◎夜莺 [西班牙] 麦斯特勒思 / 246

◎乌云和彩虹 [捷克] 聂鲁达 / 248

- ◎云 使 [印度] 泰戈尔 / 251
- ◎贪心的紫罗兰 [黎] 纪伯伦 / 254
- ◎天 鹅 [法] 布 封 / 258
- ◎深 夜 [俄] 蒲 宁 / 263
- ◎翡翠色的梦 [瑞士] 赵淑侠 / 266
- ◎树林和草原 [俄] 屠格涅夫 / 271
- ◎毒蛇的自白 [俄] 安德烈耶夫 / 279
- ◎壮丽与幸福 [日] 三岛由纪夫 / 285
- ◎渐 丰子恺 / 292
- ◎破 晓 梁遇春 / 296
- ◎苦 雨 周作人 / 300

岁月将使我们从容

- ◎贝多芬百年祭 [英] 萧伯纳 / 304
- ◎远处的青山 [英] 高尔斯华绥 / 310
- ◎西西弗的神话 [法] 加 缪 / 314
- ◎至死不渝 [丹麦] 尼克索 / 319
- ◎笔 友 [法] 巴尔扎克 / 327
- ◎真实的高贵 [美] 海明威 / 330
- ◎西部格斗士的生与死 [美] 查理·芬尼 / 331
- ◎伟大的日子 [美] 海伦·凯勒 / 339
-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奥地利] 茨威格 / 343
- ◎时 钟 [苏联] 高尔基 / 346
-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徐志摩 / 352
- ◎心灵深处有最爱 刘 墉 / 355
- ◎善良·丰富·高贵 周国平 / 358
- ◎岁月将使我们从容 陈 染 / 360
- ◎亡人逸事 孙 犁 / 363



春日迟迟

\ 无知的乐趣 \

[英] 罗伯特·林德

同一个普通城里人在乡下散步——也许，特别是在四月份或五月份——而不对他的无知的领域像海洋那样宽阔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在乡下散步而不对自己的无知的领域像海洋那样宽阔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成千上万的男女活着然后死去，一辈子也不知道山毛榉和榆树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知道乌鸦和画眉的啼鸣有什么不同。很可能，在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里，能够辨别乌鸦和画眉的啼鸣的人是例外。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些鸟，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们。我们整整一生都有鸟生活在我们的周围，然而我们的观察力是如此微弱，以致我们中间许多人弄不清楚苍头燕雀是否会唱歌，说不出布谷鸟是什么颜色。我们像孩子似的争论布谷鸟是否飞的时候总是唱歌还是仅仅有时候在树枝上唱歌，争论查普曼^①的下面两行诗是根据他的想象呢还是根据他对大自然的认识写的：

当布谷鸟在翠绿的橡树怀中歌唱，
初次使人们在明媚春天心花怒放。

^①查普曼（1559？—1634），英国作家和翻译家。

然而，这种无知并不完全是可悲的。从这种无知我们可以得到有所发现的乐趣，这种乐趣是经常的。只要我们是足够无知的，那么每年春天，大自然的每一个事实就会来到我们面前；而每个事实的上面还带着露水。如果我们活了半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布谷鸟，而且只知道它是一个流浪者的声音，那么当我们看到它因为深知自己的罪过而从一座树林匆匆忙忙地飞逃到另一座树林时，我们是特别地高兴的；我们对布谷鸟在敢于降落到枞树山坡上（那里可能有复仇者潜伏着）之前，像鹰那样在风中停住，长长的尾巴颤抖着的样子，也特别地高兴。假装说博物学家在观察鸟类生活中并无乐趣将是荒谬的，但他的乐趣是稳定的，同生平第一次看见布谷鸟的人的最初兴奋心情相比，几乎是一种理智的、缓慢沉重的消遣；而且瞧吧，世界给变成新的啦。

而，至于这点，甚至是博物学家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他的无知，无知给他留下这类新天地让他去征服。他可能在书本上已经达到了知识的顶峰本身，但，在他用自己的眼睛证实每一个光辉的细节之前，他仍然感到是半无知的。他希望亲眼看见雌布谷鸟一种罕见的情景！——在地上下蛋然后用嘴把蛋叼到窝里（在这窝里注定要发生杀害幼鸟的事件）去。他将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里，望远镜紧贴着眼睛，为的是亲自确认或驳斥这样的说法，说布谷鸟确实是在地上而不是在窝里下蛋的。而，如果他是十分有幸竟然发现了这种最遮遮掩掩的鸟在下蛋，那么也仍然有其他领域在等待他去征服，有一大堆有争论的问题等待他去解答，例如布谷鸟的那只蛋的颜色是否同窝里（布谷鸟把它的那只蛋遗弃在这窝里）的其他蛋的颜色总是相同的。无疑，科学家们迄今没有理由为他们错过的无知而哭泣。要是他们似乎什么都懂，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你我几乎什么都不懂。在他们发掘出的第一个事实下面总是有一笔无知的财富

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将永远不会比托马斯·布朗爵士^①更多知道塞壬^②唱给尤利塞斯听的是什么歌。

我把布谷鸟请了进来作为例子来说明普通人的无知，这并不是因为我可以就这种鸟作权威性的发言。理由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在一个似乎受到过非洲所有布谷鸟的侵袭的教区里度过春天，我从而认识到，对它们，或者任何一个我遇见过的人，是了解得十分十分少的。但我的无知并不局限于布谷鸟。它涉及所有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从太阳和月亮一直到花卉的名字。我曾经有一次听到一位聪明的太太问，新月是否总是在相同的星期几出现。她补充说也许最好是不知，因为，如果人们事先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天上的哪个地方能够看见新月，那么它的出现总会给人带来意外的愉快。然而，我想，即使对那些熟悉新月的活动时间表的人们，新月也总是出乎意料地来到的。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对一年四季的职司有足够的知识，知道要在三月或四月，而不是在十月里，去找报春花，而在发现一株早开的报春花时就不那么高兴。我们也知道苹果树是在结果子之前而不是在结果子之后开花的，但当五月份我们到一家果园去度假日时，这并不会减少我们对假日之美妙所感到的惊讶。

也许，与此同时，每年春天重新温习许多花卉的名字会有一种特殊的愉快。这就像重读一本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的书一样。蒙田^③告诉我们说，他的记忆力非常糟糕，糟到每次读一本旧书就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一样。我自己就有一个不可捉摸的、有漏洞的记忆力。我甚至能够读起《哈姆雷特》和《匹克威克外传》来好像是在读新作家油墨未干的作品一样，因为一次阅读和另一次

①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英国医生和作家。

②塞壬，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美妙歌声诱惑经过的海员而使航船触礁毁灭。

③蒙田，法国16世纪著名散文家。

阅读的间隔中间，那些书的内容有那么多都消失了。有些时候，这样一种记忆力是一种苦恼，特别是如果你热爱准确性的话。但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当生活（除娱乐之外）另有其目的的时候。就纯粹给人以享受这方面来说，坏的记忆力值得提一提的地方也并不见得比好的记忆力少。一个记忆力坏的人可以一辈子继续不断地阅读普鲁塔克^①的作品和《天方夜谭》。就像一群羊一个接一个地从树篱的缺口跳过去不可能不在荆棘上留下几撮毛一样，很可能，即使在记忆力最坏的脑子里也会留下零星片断的东西。但是羊本身逃出去了，那些大作家也以同样的方式从一个懒惰的脑子跳出去了，留下来的东西真够少的。

而，如果我们能够把书忘掉的话，那么当一年十二个月一旦过去之后，要把这些月份和它们向我们说明的问题忘掉是同样容易的。仅仅在一刹那间我告诉自己，我熟悉五月就像熟悉乘法表一样，并且我能够通过一场关于五月的花卉、这些花卉的样子和它们的顺序的考试。今天我能够满怀信心地断言：金凤花有五个花瓣（或许是六个？上个星期我是知道得很肯定的）。但明年我将很可能忘记了我的算术，并且可能得再学习一次以免把金凤花同白屈菜混淆起来。再一次我将通过一个陌生人的眼睛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花园，美丽如画的田野将出乎意料地使我大吃一惊。我将发现自己在问自己，宣称雨燕（那只黑色的被夸大了的燕子；然而，可又是蜂鸟的亲属）永远不落下来栖息。哪怕是在一个鸟窝上也不落下，而是在夜间消逝在高空的。是科学呢还是无知？我将带着新的惊讶了解到唱歌的布谷鸟是雄的而不是雌的。我也许要再学习一遍以免把狗筋曼叫做野天竺葵，也许要再学习一遍去重新发现秦皮树在树木的成规中是来得早的还是来得晚的。一位当代的英国小说家曾经有一次被外国

^①普鲁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

人问到，在英国，最重要的庄稼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黑麦。”像这样的完全的无知，在我看来似乎带有豪言壮语的味道；但是，即使是不识字的人的无知也是巨大的。使用电话机的普通人解释不了电话机是怎样工作的。他把电话、火车、铸造排字机、飞机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正像我们的祖先把《福音书》中的奇迹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一样。对这些东西，他既不怀疑也不理解。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只是调查了一个小圈子里面的事实并把这些事实变成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外的知识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华而不实的东西。然而我们还是经常对我们的无知作出反应，加以反对的。我们不时地唤起自己并思考。我们喜欢对什么事情都思考——思考死后的生活或思考那些像据说曾经使亚里士多德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从中午到子夜打喷嚏是好的，而从半夜到中午打喷嚏则是不吉利的”——人类感受过的最大欢乐之一是：迅速逃到无知中去追求知识。无知的巨大乐趣，归根结底，是提问题的乐趣。已经失去了这种乐趣的人或已经用这种乐趣去换取教条的乐趣（这就是回答问题的乐趣）的人，已经在开始僵化。人们羡慕像乔伊特那样爱一问到底的人，他在六十岁之后还坐下来学习生理学。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到达他这个年龄以前很久就已经失去了无知感。我们甚至对我们像松鼠那样积攒的一点知识感到自负，并把不断增长的年龄本身看作是无所不知的源泉。我们忘记了苏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七十岁的时候认识到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 风景·画 \

[荷兰] 梵·高

——

现在在森林里已经是秋天了。在落叶上，在温和的阳光中，在朦胧的事物之中，在优雅的、苗条的树干上，往往有一种轻微的忧郁。可是我也喜欢刚强与粗野的方面——那种强烈的光的效果，例如，在中午阳光下面刨地刨得出汗的男人身上的光。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海滩上的风景更加美丽。在海景中有一种轻快、柔和的效果；在树林里是一种阴郁的、更加严峻的调子。这两种现象并存在生活中，我感到高兴。

这里有着我在荷兰人的绘画中很少看到的色彩效果。昨天晚上，我忙着画树林里盖着枯朽的山毛榉树叶的坡状地面。你无法设想任何地毯会像被树林减弱了的秋日晚霞的深棕红色那样的壮观。问题就在于（我很难发现这个问题），如何得到色彩的深度，以及对那一片地面巨大的力与坚硬的感觉。当我画地面的时候，首先发觉的是在那片黑暗之中有多少亮光，人们怎样去保留那种亮光，而同时维持着那种丰富的色彩的灿烂光辉与深度。幼小的山毛榉树在那片田地中生长起来，它们的一边迎着光，在那里发出绿色的闪亮，可是

它们的阴影的一边，则是暖和的暗绿色。

在那些小树的后边，在那片棕红色的土地后边，是一抹非常明快的、近乎蓝色的、暖调子的、几乎不是蓝色而全是红色的天空。几个捡柴的人在周围徘徊，好像是神秘影子的黑块。弯着腰拾干柴的妇女的白色头巾，忽然从深红棕色的地面上突现出来；她的裙子上照着光，人的深色轮廓在树丛前面显现出来；一顶白色无边软帽，一条头巾，一个肩膀，一个妇女的胸部，在天空的背景上塑造出自己的形状。这些人物（她们画得很大，并且充满诗意）都处于深色的阴暗调子的微明之中，她们好像是在艺术家工作室里塑造出来的巨大的塑像。

我向你描述了景色的特征，我在我的速写中表达出了几分效果，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为绿色、红色、黑色、黄色、蓝色、棕色、灰色的和谐所感动。这幅速写很像德·格鲁的作品。

画这幅画是一件难事。我画地面用掉了一瓶半白色颜料——可是地面的颜色还是太暗；再加上红色、黄色、棕色、黑色、土黄色、褐色，结果是一种红调子的棕色，一种由褐色到深酒红色，甚至淡亚麻色的各种调子的颜色。地上长着苔藓与一溜青草，阳光照在草地上发出跳动的亮光，很难表现。你到底得到一幅我保留下来的速写，这幅速写有些意思，不管人们对它说些什么，它是表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的。

当我画这幅油画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在表现出某种秋天的傍晚的感觉，某种神秘的、严峻的感觉之前，我一定不走开。但是由于这种效果不会持久，我必须快画。所以人物都是以几道有力的笔触一下子画上去的。这些小树干是那样坚强地植根于地上，使我感动。我开始用一道笔触来画它们，但是由于画好了的地面已经发粘（一道笔触画上去就看不见了），我从颜料管中挤出颜料来画树根与树身，并且用画笔稍勾几下画了出来。

现在它们从地里长了出来，深深地在地里扎下根了。从某一方面看来，我对于自己没有学过油画感到高兴，如果学过的话，我说不定要随便放过类似这样的效果了。现在我说：不，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如果说我做不到的话，这是不可能的；我要试一下，虽然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做。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画这幅画的。我拿着一块白色画板，坐在那使我感动的地方，观察我面前的事物，我对自己说，白色的画板必须变成某种东西。我回家的时候心里不满意；我把它搁起来，歇了一会儿，我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去看它。可是我还是不满意，因为自然里的那个漂亮的景色仍然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里。

但是我到底还是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使我感动的东西的回声。我知道自然已经告诉我某种东西，已经与我交谈过，我已经用速记把这些话记下来。在我的速记中可能有一些认不出来的字，可能有一些错误或者缺陷，但是这里有森林、海滩或者人物形象曾经告诉过我的某些东西；这不是一种平淡的老套的语言，它不是从自然本身，而是从一种研究的态度或者方法出发的。

我现在感到我是处于怒涛之上；我必须使出我所能够用得上的全部力量来继续画油画。我确实知道我有直觉色彩的才能，这种才能将会愈来愈发展；油画是我所极其喜爱的。我在自己的身上感到一种创造力，我意识到那样的日子将要到来，那时候我将每天与经常不断地画出一些好作品。如果出现了这种时机，我将不会感到奇怪。我一天不画一点东西的情况是非常少有的。

二

这里的气候已经非常冷了，下雪而且降霜；现在天很黑，阴沉沉的，使自然万物都显出一种不修边幅的粗野的样子。

今天我在重画我在埃顿所画的素描，因为我在田野中看到剪掉树梢的柳树又呈现着同样没有树叶的景象，它使我回想起去年所见到的情形。我有时候长时间地画一幅风景画，恰如我渴求一次长途散步来恢复我的精神；我在自然中看到它的面貌与精神的本来面目。一列剪掉树梢的柳树，有时看来好像是济贫所前面排队等待施舍的人。新长出来的玉米，带着某种无法形容的纯洁与温柔，它使人激起一种类似睡着的婴儿的感受。路旁被人践踏过的草，看来是那样的疲乏而肮脏，好像是贫民窟里的穷人。几天前，刚下过雨，我看到一片上了霜的卷心菜，冻得发僵地种在地里，使我想起在清晨看到的、站在咖啡摊子旁的一群穿戴着单薄短褂与围脖儿的女人。

当人们心情忧郁的时候，到光溜溜的海滩上去散散步，去看看有着长长白条波浪的灰绿色的海，该是多么好啊！但是如果人们感到需要感受某种宏大的，某种无限的，某种使人感知到上帝的东西，那么他不需要到远的地方去找它。我以为我在婴儿的眼睛里，看到了比海洋还要深、还要无限、还要不朽的某种东西；早晨，由于阳光照到他的摇篮上，他醒过来，呱呱地哼着或者笑着。

我希望在我的心里始终能够保持着勃拉邦的田野与灌木丛的某种印象，这种印象没有给多年的城市生活抹去，更少被艺术所补充与加强。

三

我经常考虑到，要是我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画真实的风景，那该有多好啊！我经常见到我以为是很漂亮的作品，它们使我禁不住要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这样画的作品。但是为了要画出这样的作品，我必须看不起别的作品。

许多风景画家缺乏对自然发自内心的认识，这种认识是从小就